

神拓

大清國當今聖母皇太后萬歲萬歲萬歲



華齡出版社

神

拓

来印生 著

华龄出版社

(京)新登记 068 号

责任编辑 钱溪明

封面设计 羚羊

神 拓
来印生 著

出版发行 华龄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小乘巷 21 号)

邮编 100035 电话 500145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灵山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 10.25 印张 220 千字

1994 年 12 月 第一版 1994 年 12 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1—6000 册

ISBN 7—80082—094—7/G·51

定 价: 9.80 元

目 录

一、	风雨夜	接合符福晋惊魂	
	解难题	破大忌汽车出府	1
二、	请吴爷	庆亲王回首往事	
	打号神	小伙计闯下大祸	16
三、	感恩公	吴斤园巧设圈套	
	扯裙带	桂公府奕勋施计	32
四、	喷大烟	桂公爷降服烈马	
	争宠位	众皇亲校场比武	47
五、	斩太医	巧遮掩宫闱丑闻	
	出洋相	乾清门桂祥上任	69
六、	施家法	宗人令杖打桂祥	
	立奇功	辅国公时来运转	82
七、	忆往事	照御容查理跌跤	
	封郡主	洋串儿入宫受宠	98
八、	亲芳泽	光绪帝面有喜色	
	御花园	老太后掌嘴儿皇	121
九、	端午节	李莲英顺手扔灾	
	逐德龄	无奈泪洒龙襟	131
十、	再照像	庆王爷黔驴技穷	
	东岳庙	用蜡像神拓英王	146

十一、	家国恨	恨难平肖山出家 欲清修 修书法觉圆悟道·····	161
十二、	感前缘	东岳庙师徒重逢 练绝活 传神拓终有传人·····	190
十三、	扬神技	洋查理心有不服 讨欢心 献指套庆王争宠·····	204
十四、	龙有头	凤有尾兰儿入宫 弃指套 断指甲太后逃难·····	220
十五、	上尊称	老佛爷称心如意 进大内 小道士再见皇上·····	243
十六、	应皇差	接圣驾肖山见帝 梦难圆 光绪帝困卧瀛台·····	258
十七、	拓国宝	小道士威震异邦 盗纸库 李莲英心有鬼胎·····	274
十八、	赏功臣	德和园庆王听戏 遭暗算 蒋御史误服春药·····	288
十九、	斩爪牙	吴斤园梦断宛平 求墨宝 光绪帝力书神拓·····	302
二十、	传圣迹	丁醉蝉雨夜刻碑 破陋习 贤师徒誓死护碑·····	313

一、风雨夜 接合符福晋惊魂 解难题 破大忌汽车出府

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七日夜，北京城内外一片漆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京北定阜大街路北庆王府门前，像往日一样戒备森严，宫门紧闭、宫门前抱厦柱上的四盏德造汽灯将宫门周围照得如同白昼。六名顶领辉煌的王府护卫在宫门前不停地来回走动。他们虽然仍穿着清军火器营的号衣，可再也不是腰系腰刀、手持长矛了。而是肩披子弹带，手持最新式英造十三响左轮快枪。当时清军士兵中手持这种武器的，除去紫禁城乾清门卫队外，大内以外也只有此处有。

宫门内甬道旁东西两排厢房也是灯火通明，东边那一排七间是王府存放车、轿的屋子和轿夫们休息的轿房。从靠近宫门的南边往北数，第一间内放着庆王专用的一银顶绿呢大官轿。第二间放两顶小便轿，是福晋和格格们用的。第三间放着一辆大鞍车，车辕上绕着的紫色缰绳，红漆车轮上闪闪发亮的铜钉，无不显示着亲王特有的尊荣。但最令亲王感到骄傲的是第四间轿屋子里边放着的那辆崭新的德制本斯汽车。这是当时北京城内属于中国人的仅有的三辆车中的一辆。这三辆车全是军机大臣袁世凯用重金从德国购买的，一辆以寿礼送给慈禧太后，一辆以寿礼送给光绪皇帝的胞弟——醇

亲王载沣。再有一辆就是庆王府中这辆，那是袁世凯和庆王长子贝勒载振结拜金兰之好后，头一次以义子身份入庆王府拜见奕劻的见面礼。车真漂亮，车上的黑漆能照出人影儿来，庆王对这辆汽车也格外喜欢。为此竟一改轿屋子放在王府外边的旧制，将甬道东边的七间库房改为轿屋子，车、轿全部挪进王府大院内。庆王每天上、下朝路过这里时总要停一下，走进轿屋子围着汽车转一圈儿看一看，拍拍车灯、摸摸门把手。在尤可鉴人的车厢烤漆上像照镜子一样照自己的大长脸，庆王脸又长又黑活像头大黑驴，一照镜子难看死了，可在车厢上一照，顺眼多了。每当这时，庆王总是一边摇头晃脑地仔细端详，一边嘴里不停地发出“啧啧”的赞美声，不知是赞美车子，还是赞美自己的尊容。有时看得高兴起来，还脱下朝服拉开车门钻进去，坐在车夫的位置上，转转方向盘，按按汽车喇叭，那神态活像一个小孩子。

可别看庆王对这辆汽车这样喜欢，可从来不见他开出王府转转，不是他不想过洋瘾，而是不敢。论洋瘾，庆王在众多的王公贵族中，那洋瘾是最大的，什么洋鼻烟、洋自鸣钟、洋镜……只要洋人有，他也一定要有。连洋人一些和中国礼俗格格不入的习惯，庆王也要学学。如中国人过生日最讲究灯亮烛明，最忌讳吹灯拔蜡。庆王原来也是如此，六十大寿时，最宠爱的六福晋敬寿酒献媚时一撒娇，香袖将庆王面前一对太后赐的大红蜡烛拂灭。庆王为此大发脾气，说这样会减寿，事后六福晋用自己私房钱在隆福寺请和尚念了三天平安经气才消。可后来一学洋人过生日习俗。又偏偏亲口将几十根红烛一一吹灭，也不怕减寿了。

庆王洋瘾这样大，为什么放着这辆汽车不敢坐呢？原来，

庆王怕犯上，怕犯欺君之罪。因为慈禧太后那辆车一直放在颐和园车库里不坐。为什么？太后嫌车夫坐在她老人家前边是大不敬。所以太后虽然洋瘾也很大，但为此也宁肯不过洋车瘾。太后在昆明湖坐龙舟，船夫在后边用篙撑。坐小火轮，水手在后边掌舵。坐轿子，轿夫在两旁走。坐大鞍车，车夫绝不许跨车辕坐，要抱着鞭子跟在车辕旁边跑。连坐火车去西陵谒陵，也要火车头在后边推着走，不许在前边拉。太后放着汽车不坐，庆王自然也不敢坐了。至于载沣坐着汽车在北京城内招摇过市，那是他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因这四间屋子是存放车、轿的，所以没有前脸坎墙、门窗，全是敞厦。但各门楣上全有挂钩，刮风下雨时可以挂上挡板。余下三间是轿夫们休息的轿房。三班轿夫，一班四人各占一间。今夜，中间那间亮着灯，四个年轻力壮穿戴整齐的轿夫正围着八仙桌坐着，一边喝酒一边玩麻将。这可不是几个轿夫瘾大，因清制：亲王、郡王、御前大臣以上的官员，为防城内夜里有急事传唤，必有一班轿夫整衣待命值夜。可最令庆王府上下引以为荣的是，这祖制对别的王府和官员来讲，早已成虚设。庆王一人权倾朝野，太后事无巨细都要和庆王商量（皇上已同废掉一样囚禁在瀛台）。别人太后夜里是从不传唤的，轿夫也乐得不用值班了。自打太后庚子之乱从西安回銮后，庆王同洋人订了“辛丑条约”。天下太平了。一晃有二、三年夜里没什么大事传唤庆王了。按规定，值夜轿夫只能打牌消磨时间，绝不能饮酒，可现在屋内这四位也喝上了，为啥？因为根本没事！有趣的是这四个轿夫，挤眉弄眼手持竹筷划着哑拳，不敢出声行令。

轿房子对面甬道西边那一排七间房是王府回事处，现在

也全亮着灯。因回事处只有接待客人用的桌椅、茶几等物，而不设床铺。所以现在值夜的太监宋春林大烟瘾一犯，只得就势蜷在八仙桌下边的地毯上，头枕着靴子像只大虾米一样，自烧、自抽过烟瘾。两个烟泡入了肚，顿时觉得精神百倍，他闭住气，一点烟都不吐，一个鲤鱼打挺从地毯上蹦起来。走到茶几前端起一大碗酹茶，一仰脖灌了下去。“好舒服呀”，宋春林长长出了一口气说道：“不愿皇上招驸马，只求一口烟来一碗茶。”他自言自语说完，刚要放下茶碗，忽然看见脚下卧着的德国黑背大狼狗双耳一竖站了起来。“有事！”宋春林心里一紧，光着脚板一蹦到窗前，推开窗户一听，果然，黑夜中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马铃声，那脆音儿一听便是大内传令太监高春生的菊花青的马铃铛。宋春林忙拉上窗户，转身蹬上靴子，扣上顶戴，冲出屋外，黑背大狼狗紧跟其后。

宋春林刚刚跑出宫门，高春生已飞马来到宫门外的上马石边，甩蹬离鞍下了马。他下了马，可他带来的六名持枪侍卫并没有下马。勒住马头，在王府宫门前一字排开站住。宋春林一见这阵势，心里明白，大内准有大事，他忙上前迎住高春生。可还没容他开口问，高春生便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往他面前一举道：“快！太后有旨，传庆王火速入宫。”在汽灯照耀下，宋春林把高春生手中举着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啊！大内合符。”他不由心中一惊，脱口叫出。

宋春林为何对这大内合符如此吃惊？原来清廷对紫禁城及北京内、外城各城门管理和关闭，都有严格规定。尤其是夜里，更不能随便出入。如有重要事情急需出入城门者，必持合符。清廷仿秦代虎符而制，不过不是虎形，而是长圆形，大小有人的手掌大。铜制，由阴阳两扇组成。外侧铸有精美

龙纹，里侧分别铸有阴文和阳文，铸文是“圣旨”二字及铸造年间、城门名字。阴阳合一浑然一体。其中阴文合符由负责把守城门的守军统领掌管。而阳文合符，均藏大内。如夜间遇有奉旨差遣、或有紧急军务急需出城时，必由大内太监总管奉旨，取出阳文合符，出那一门，用那一门阳文合符，由该门守军统领二人以上合对无误，方可放行或进入。

“臊爷，太后夜里急火火传王爷入宫，到底有什么事呀？”宋春林一边陪着高春生向王府宫门里边走一边悄声问道。这高春生原来也是庆王府的太监，同宋春林同是“春”字辈，也就同是光绪二十年净身的那一批。庆王见他小子人机灵乖巧，便托李莲英的路子，送入宫中，在太后手下成了大内传令太监。因他净身时，净身师傅刀下的狠了点，事后落下个尿尿总不净的毛病，一年到头尿裤子湿裤裆，所以人送外号“臊鸡子”。为这，他不知骂了净身师傅多少回。

“不知道，宋爷。太后没对我说，不过从李总管那为难的脸色上看，这件事不但急……”

“还挺大！”宋春林侧着头接了一句。

“小不了！”高春竹一边掂着手中的合符一边应了一句。

两人边说边走穿过几道门来到银安殿前，只见殿前雕花梁上一排六盏精巧的宫灯，只有最西边那一盏点着蜡。六盏宫灯代表庆王的六位正、侧福晋。清制亲王正室封为福晋，侧室封为侧福晋。亲王最多只能有五位福晋，可庆王却拔了尊，有六位。东为上、西为下，最西边的那盏亮着，说明庆王在六福晋住处就寝。高春生，宋春林一见，二话不说，一同向左一拐，进了西边一个小月亮门，再向右一拐，便来到了六福晋的住处“迎春堂”。二人来到堂前，值夜老妈子迎上前，

宋春林递上合符交待了几句，老妈子便进堂去了，二人在堂外垂手而立。

迎春堂西套间帐中，庆王与六福晋睡得正香，老妈子轻步上前，轻轻扣动门环。门环一响，惊动了睡在外侧的六福晋。她轻轻咳嗽了一声，示意外边知道了，然后没有惊动庆王，轻手轻脚下了床，披上一件薄如蝉翼的绣花衫来到门前小声问道：“什么事？深更半夜的。”

“太后有旨，传王爷火速入宫”老妈子边说边把格扇门开一条细缝儿，将合符递了进去。

“哎呀！”六福晋见到合符如同见到长虫一样惊叫起来，她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嘴，没敢去接老妈子隔着门缝递过来的合符。在她的眼里，这金光闪闪的合符是最不吉利、最可怕的东西了，算上这次，她已见过二次了，上一次见到合符的事情，她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四年前，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天也像今天这样黑，这样闷，没有月亮，王爷在外边忙乎了几天也没有回王府，听下人们说，外边很乱。这天晚上王爷从外边回来，刚要吃饭，太后有旨，当时拿的就是这块大内东华门合符传王爷入宫，王爷这天夜里一走就没有回来，保着太后去了西安，家里一切全扔了。第二天洋兵便进了城，烧杀抢掠无恶不做，要不是王爷同洋人熟，王府门外挂上了洋旗，自己说不定也像其它府里年轻福晋一样，被洋人抓进东单牌楼裱糊胡同里被洋兵们随意凌辱奸淫。

“什么事？”福晋的惊叫吵醒了庆王。

“王爷，大内送来了合符，太后传王爷火速入宫。”六福晋双手颤抖着把合符从老妈子手中接过来紧紧捂在心口上来到床前。可庆王对她递过来的合符摇摇头连看也不看，示意

她递自己的衣服。六福晋一见，忙把合符放在床边茶几上，伺候庆王下地穿衣服。慌乱中不但把庆王的朝服穿反，还失手把那串翡翠朝珠掉在地毯上。

“你可慌什么？”

“我怕。”

“怕什么？”

“怕又有什么乱事。”

“怕什么，有乱事又怎么样？大丈夫身当乱世，兵来将挡，水淹土屯。”庆王这几句话声震瓦屋，在迎春堂外垂手听命的宋春林、高春生听得清清楚楚。两人不禁相对一笑，高春生小声说道：“王爷这话可真是一点不假，兵来将挡。庚子年八国联军那么王道，打进北京。太后、皇上全没治了，一跑了之。还不是靠咱王爷同洋人订了辛丑条约，大清国才起死回生……”。高春生正小声嘀咕。门吱一声开了，老妈子在前，庆王在后走了出来。二人一见，捋捋马蹄袖甩了甩，一齐上前给庆王请安。庆王小声问高春生：“春生，太后没说唤本王有什么事？”“没有。”高春生躬身回答：“太后只说让王爷火速入宫。”

“那李总管呢？”庆王又追问一句。

“总管也没说什么。”庆王听完这话也没有再问什么。这时庆王的绿呢大官轿已到堂前，庆王甩甩袖子弯腰进轿。宋春林和高春生一见连忙上前伺候，一个提朝服，一个护着顶戴。

“起轿！”宋春林小亮嗓一喊。

“噫。”四个轿夫齐声回答，官轿稳稳当当离了地。

“停下。”庆王在轿内轻轻一跺脚，刚离地的轿子立即又

稳稳停住，四个轿夫的八条腿像扎入地中的土桩一样纹丝不动。庆王一拉轿窗上的小玻璃窗，向外边的宋春林使了一个眼色。宋春林一见，忙小跑上前躬身竖耳问道：“王爷有什么吩咐？”

“告诉小厨房，准备酒菜，我估计没什么大不了的事，用不了二个时辰便回来。”

“噫。”一听王爷这话，宋春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宋春林扶着轿杆把王爷送出了宫门，直到轿子消失在夜色中。他转身进王府直奔小厨房，吩咐厨子们起来备酒菜。三个厨子知趣的很，不用吩咐，便知道什么菜，“爆三样、扒羊肉、苏造肘子、沙锅白肉、炖鹿尾、乌云托月”。其中前边这几个菜是庆王爱吃的，最后一个“乌云托月”吗，是庆王又爱吃又爱看的。说起来这是一个普通汤菜，但做的却十分高雅脱俗。选上好紫菜一张泡开，放在精美的白瓷汤盆中做底垫，上边放一只用鸽蛋烹成的荷包蛋，然后向盆中浇上高汤，用筷子轻轻一点汤面，浮起的紫菜和荷包蛋便随汤飘动，犹如一幅活脱的水墨大写意画。庆王对此汤菜十分赞赏，特地费尽脑汁起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乌云托月”。他还将此菜的做法传给大内太后的御膳房，太后也十分赞赏，中秋节宴请各国驻华使节夫人时，特地上了一道菜，一讲明含意，外国使节夫人一个个直向太后竖大拇指，太后高兴地了不得。庆王在家每次吃此菜，必先用嘴吹动汤面，看乌云、明月轻轻飘动、飘动……。赏玩够了，才慢慢收云、吞月。果真风雅得很哩！不管遇上多不痛快的事，一喝完此汤便也云开雾散了。

七月的天，说变便变，一阵狂风刮过，倾盆大雨从天而

降。宋春林估计庆王快回来了，便吩咐向契兰斋上菜。契兰斋是王府的大客厅。王府各处房屋全有廊子相通，多大的雨也通行无阻。三个戴白套袖的小太监来回奔走上菜，一切刚刚上齐，外边一声喊“王爷到！”随着喊声大官轿已停在契兰斋的廊檐下。宋春林不顾大雨倾盆，扑上前接驾。雨真大呀，四个轿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站在砖地上从头到脚下全淌着水。灯光下，绿呢官轿成了黑呢官轿。唉呀可别把王爷淋湿了，宋春林一边担心地想一边将轿帘轻掀起，淋湿的轿帘沉甸甸的，还好，王爷坐在里边干干松松的。

“还得说人家法国呢子地道，要是换上咱们的呢子，王爷，今儿个您非成龙王不可。”宋春林一边递着嘻和，一边把庆王从轿内搀出来，庆王一出轿，宋春林在灯下一看庆王的脸色，可吓坏了，再也不敢递什么嘻和了。原来庆王虽然身上干干松松，不像轿夫一样淋成落汤鸡，可他那阴沉着脸，耷拉着脑袋的样子比落汤鸡还难看，简直像只斗败了的公鸡。宋春林一声不吭把庆王小心翼翼地搀进契兰斋正厅。庆王进屋后，对桌上摆着的酒菜看也不看一眼，也不更衣，径直走到太师椅旁，一边向太师椅上坐一边吩咐：“春林，快备轿，去牌楼馆胡同把吴老爷请来。”宋春林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坏了，请吴老爷，王爷准遇上难事了。”他一紧张，差点把王爷扔过来的顶戴掉在地上，他结结巴巴地说：“王爷，您忘了，您昨天不是让吴老爷去衙门了吗！”

“噢，想起来了，看我这记性。”庆王被宋春林一提醒，想起来了，前几天，昌平县白羊涧老衙门看坟的福启进城给王府送信儿，说老衙门内的三棵大柏树树枝发枯发黄，是不是有什么不祥之兆。“衙门”就是王爷坟。清制，皇帝的坟叫

“陵园”。王爷的坟叫“园寝”。因修建的享殿、配殿、宫门、石狮、牌楼同官衙的形制一模一样，所以俗称“衙门”。庆王府共有三处衙门，一处昌平白羊涧，那里埋有第一代庆王永璘，所以称“老衙门”。另一处在大兴县，称“南衙门”。还有一处在通州，是庆王为自己的百年之后用的，所以称“新衙门”。庆王一向对风水这一套很信，一听福启说这话儿，忙请吴老爷前去观看。白羊涧离北京小三百里地，用轿子来不及，这马吴老爷又不会骑，用大鞍车来回也要三天，太后明天晚上听我的准信儿，吴老爷又一时回不来。哎呀呀！哎呀！想到这里，庆王焦急地站了起来，一边来回走遛儿，一边拍着自己的前额仰天叹曰：“该死，该死，谁让我偏偏这个时候让吴老爷去老衙门。”

望着庆王束手无策，焦虑万分的样子，垂手而立守在旁的宋春林脑子也没有闲着，忽地，他眼睛一亮，脱口而出说道：“王爷，您能不能用一下咱府里的汽车，保险误不了您的大事。”

“对呀，汽车来回跑三百里地不是跟玩儿一样吗。”庆王一听这话，沉思低垂的头猛一抬，手一拍大腿，刚才还是昏暗的双眼现在又闪出光芒：“快，快去东小院请福贵先生。”

“这！”宋春林一听王爷这话，吱吱唔唔脸带难色。庆王一见，二话没说，顺手摘下手上一个金镏子扔了过去，宋春林双手接住仔细看了看，冲庆王一笑，退了出去。

这福贵先生是王府中干什么的？为什么庆王一说请他，宋春林便面带难色，非等庆王摘下金镏子破费才行。说起来有些可笑，这福贵先生是个洋人，是德国公使馆的一个汽车夫。不过这汽车夫可不一般，他是袁世凯买来汽车送给庆王后，用

重金从德国公使馆请到庆王府为庆王开车的车夫。因为袁世凯知道，庆王一向迷信洋人、洋玩意儿。这汽车只有洋人开，庆王坐着才放心。福贵这个名字是进庆王府后庆王给改的名字，他原名叫“思伯特”，庆王认为“思”与“死”同音不吉利，叫着也不顺口。所以改个中国名字叫福贵。福贵原在德国公使馆只不过是碎催儿。可一进庆王府就身价百倍了。庆王的汽车不敢坐，供了起来。福贵也养了起来。白吃白喝不干活，拿着王府长史（王府内最高官员）的月俸。偶尔王府中来个知己，庆王为了显示一下，或是福晋们想开开洋荤，让他开着汽车在王府后院马场上转几圈，还非得赏钱不可。这还不算，他进王府后，仆人们全说府内又来了一个“惹不起”。怎么说又“来”了一个“惹不起”。原来，王府早有一个“惹不起”。在王府后厦旁边的影堂里，有一只大白黄鼠狼，那可是王府的镇宅之物。庆王称它为“大仙”，仆人们私下称它为“惹不起”。这只黄鼠狼在王府，可是上至王爷、福晋，下至长史、老妈子，那真是人人敬畏。大厨房、小厨房的鸡、鸭，王爷的画眉鸟，福晋的八哥，大白天明拖明吃，没人敢管。

影堂是满族人特有的建筑，近似汉族的祠堂，共分为一明二暗三间，西边那一间为遗念殿，清朝历代皇帝死后，要把一些生前用过的东西赏给一些王公贵族、近臣在家中单辟一室供奉，供奉这些东西的房间叫遗念殿。中间一间是神堂，供萨满神像、神刀。东边一间供有历代先祖、先祖晋的影像，故称影堂。每月初一、十五庆王都要到影堂来祭奠。每次进堂时，引路太监总要在影堂外边大喊一声“进殿！”方敢推门而入，唯恐惊动、冲撞了大仙。这福贵可不管什么大仙不大

仙，大仙也不管什么洋人不洋人，洋人的东西，如果顺大仙的口，照吃不误。一天，大仙吃了福贵两只心爱的德国信鸽。这可把福贵气坏了，他在影堂门上那专门为大仙出入的旁边下了夹子。这一下可把福晋们吓坏了，又不敢挪开，忙派人看住，等庆王下朝回来，花钱向洋人赔情才算了事。所以王府仆人说福贵的到来，是又来了一个“惹不起”。

福贵在自己的小北屋里，四脚八叉躺在床上鼾声如雷睡得正香，便被宋春林推醒请来了，一进契兰斋。庆王迎上前刚要开口。福贵满脸笑容，指着手上的金镏子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王爷，明白，不用吩咐。”

“那好，请福贵先生大雨天辛苦一趟了。”庆王说道。“事后还有赏。”

“嗟。”福贵一听还有赏，高兴地答应了一声，用手捋了捋长满黑汗毛的胳膊腕，笨手笨脚地给庆王请了个安。

“免礼、免礼。”庆王忙上前拦住，用手拍打着福贵的肩膀用洋文说道“顾的、顾的”，双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细缝儿。在他眼中，面前这个高出他一头，笨手笨脚，金发绿眼活像一只大狗熊的福贵，可比他那绿呢官轿、朱轮大鞍车、门前的大石狮更重要、更能代表和显示他庆亲王特有的身份及荣耀。

一个洋人竟有这样的身价？这可是有原因的。去年冬的一天，庆王到乾清官下了早朝刚要回府，御前小太监拦住道：“请王爷留步，请到储秀宫，太后有话讲。”庆王一听这话，满心欢喜，因为太后每次传自己到太后的寝宫——储秀宫说话，准有好事。前一个月，他在府里请李莲英吃饭，李莲英在席间向他透了一个信儿，太后要在他的庆亲王后面加上“世袭